



白居易全集

[唐] 白居易 著

丁如明 聂世美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居易全集

〔唐〕白居易 著

丁如明 聂世美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4.625 插页 5 字数 866,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451-5

I·1251 定价：46.00 元

前　　言

白居易是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也是继杜甫之后更自觉地以诗歌为武器，深刻地反映民生疾苦，无情地揭露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罪恶的最伟大的诗人。如果说，杜甫的诗歌在反映和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保留，对残酷的现实尚有某种曲为谅解之处的话，那么白居易应该是最能直面现实的诗人。

—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曾祖白温迁至下邽（今陕西渭南县），至祖父白锽又徙居新郑（今属河南省）。生于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二十日。父亲白季庚，任彭城（今江苏徐州）令。乐天是白季庚的第二个儿子。

白居易出生后六、七个月，乳母就抱着他指着书中的“之”、“无”两字让他辨认，他一看之后，就能暗暗识别。然而，命运没有给这位与文字有着“宿缘”的神童以安宁与平静，战乱与白居易并生，河南一带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在白居易十一、二岁的时候，他不得不远离战祸，到越中一带避难，过起了流浪生活，一直到二十多岁。在此期间，他除了想望故园与兄弟骨肉之外就是“苦节读书”，“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

由于他的勤奋苦读，终于在贞元十六年（800）二月，考中第四名进士。贞元十九年，他经过“书判拔萃科”的考试，被取为甲等，

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步入官场。然而官场的龌龊黑暗，又加上校书郎工作的闲散，使年轻的诗人感到很不快意，他发出了“万人行乐一人愁”（《长安正月十五日》）的感喟。宪宗元和元年（806），他与好友元稹居住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时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准备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结果被取为乙等，授盩厔县（今属陕西）尉。在盩厔任上，他经常与陈鸿、王质夫等人一起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一次，他们在游仙寺中偶然谈起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事情，大家感叹不已。在王质夫的请求下，白居易写下了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著名长诗《长恨歌》，陈鸿写了《长恨歌传》，成为文坛佳话。

元和二年（807），白居易由盩厔调回长安，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四月，拜左拾遗。拾遗官位虽不高，但可以直上书言事，所以白居易对此十分重视，在《初授拾遗献书》中说：“臣所以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在拾遗任上三年，他日草诏书，月进谏纸，随时匡政纠敝，表现了非凡的热情与勇气。为此他得罪了皇帝与权贵。元和五年，白居易拾遗任满，例应改官，宪宗对崔群说：“其官可听自便奏来。”白居易以母老家贫为由，请为京兆府判司，结果授京兆府户曹参军。从此宪宗皇帝的耳根清静多了。在这一段时期中，白居易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其中最著名的是组诗《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为平民百姓所欢迎传诵，也深深地刺痛了权豪贵戚，为之“相目而色变”；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等待机会，准备对白居易施加报复。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去世，他在家乡渭南守孝。元和九年，白居易服满还朝，任左赞善大夫。次年七月，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秘密派人将宰相武元衡刺杀于长安城中大道上，“京都震扰”。白居易痛恨切骨，“武相之气平明绝，仆（白居易自称）之书奏日午入”（《与杨虞卿书》）。他要求朝廷火速捕贼，以雪国耻。可是，此时的

白居易已非言官，这种越位奏疏的举动，惹恼了权贵。他们四出造谣诬陷，说白居易为人浮华无行，他母亲看花堕井而死（白居易母亲患精神病），他竟写《赏花》及《新井》诗，有伤名教，不宜在朝为官，结果被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满怀悲愤地离开长安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上任，时年四十四岁。这一次贬官对白居易的打击非常沉重，昔年的锐气开始消退，人生观开始走向消极应世的一面。但在江州的三年，他写下了著名的长信《与元九书》和千古绝唱《琵琶行》。前者是他对半世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后者则是借叙写琵琶女的遭际来抒发自己的感伤之情。

元和十四年，白居易离开江州，升任忠州刺史。一年之后，他奉诏返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后迁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四月，白居易奉诏与中书舍人王起充任覆试进士官，结果黜郑朗、苏巢（李宗闵之婿）、杨盈士（杨汝士之弟）等十人，原考官礼部侍郎钱徽以及李宗闵、杨汝士等人贬官。这是一次因李德裕、元稹等人对李宗闵不满而挑起的事件。从此朝中各分朋党，互相倾轧达四十年。

长庆二年七月，白居易离京往杭州任刺史，主要是为了远离朋党倾轧的漩涡。在杭州刺史任上，他饮酒看花赋诗，过得十分惬意，甚得“中隐”之乐；同时也很办了几件好事，如兴修水利之类。三年任满即回洛阳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不久，被调往苏州任刺史。政务的繁剧加上眼病的日益加重，吴歌虽美，太湖水虽清，但是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才子与贤刺史，他在文宗大和元年（827）春天回到了洛阳。这以后他做过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分司、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等官，晚年足迹除了短期在长安逗留之外，不出洛阳地区。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七十一岁时，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后的白居易，常与裴度、刘禹锡等人举行诗酒文会，“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

事”，过着山林隐士式的生活。并与香山寺僧人结社，捐钱修庙，沉浸陶醉在佛教营造的氛围之中。会昌六年，一代现实主义的伟大诗人在洛阳去世，葬于龙门山。

二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朝代。这是一个朝政昏暗、藩镇(军阀)割据混战、宦官专权、民不聊生的年代。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日益削弱，割据势力日益巩固、发展、强大。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同时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乘着唐王朝的内乱、虚弱，也不断地将势力向中原扩展，中原地区十多年间简直没有片刻的安宁。频繁的战争给广大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颠沛流离的生活，沉重的赋税，使人民生活于死亡与饥饿的深渊。“今年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轻肥》)，人间浑如地狱。频繁的战争也使本已昏暗的朝政更加变得暗无天日，皇帝及其臣僚生活更加腐化奢侈。朝中充斥了阿谀奉承、无所作为的小人，“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寢而成俗”，“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策林》第三十五)，再加上宦官弄权，把持朝政，随意杀戮大臣，甚至皇帝的生命也操持在这些人的手中。总之，白居易就是处在这样一个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朝政混乱不堪，百姓困苦难耐的动乱时期。

那么，处于这样的动乱中的白居易是采取什么态度呢？他在江州司马任上曾有一封给元稹的信。这封信固然是他诗论的纲领，是他创作讽谕诗的实践总结(详后文)，同时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坦诚表白。他说自己始终奉行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因此，他在贬官江州之前，“志在兼济”一面占了主导

地位，积极地从事匡政救敝的工作。他为了准备应考，曾写过《策林》七十五篇，对于朝政、税法、佛道、消灾、抑制藩镇势力、赏罚、宦官掌兵、用人、销兵、边防、刑法、纳谏、教育、制度等各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它代表了一群有革新思想、爱国爱民的新进士人的意见。“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与元九书》），这是何等的胆略与识见。“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同上），奏章是直言指陈，诗歌是旁敲侧击，两者相辅相成。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他对国事民瘼的关心，而其思想根源，则来自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

白居易贬官江州之后，眼见官场的倾轧，社会的黑暗，渐感人生无常，个人渺小，对仕宦感到厌倦，对昔年的举措产生了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于是他逃向林泉，逃向酒杯，逃向禅境，萌生了退隐逍遙之情，实行“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四十至五十，正是退闲时”（《白云期》）；“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闭关》）。他对世事的变幻莫测感到迷惑：“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垂钓》）只能以“晚酌一两杯，夜棋三四局”（《郭虚舟相访》）自娱。但是，在江州时期的诗人的心毕竟还未沉入最低的低谷，他对于僻处远方，以山水、杯酒、听乐、写闲适诗为人生终极是不甘心的，发出了“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的呼喊。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活的逐渐安定，疾病的加剧，这种呼喊声越来越少，声音也越来越低了。他回洛阳，退居林下之后，更是潜心佛道，读读《庄子》，与僧人很有兴味地讨论讨论佛理，“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所与交往的是所谓“空门友”、“山水友”、“诗友”、“酒友”（《醉吟先生传》）。回首往昔，万缘俱空，“迷路心回因向佛，宦途事了是悬车”（《刑部尚书致仕》）。到了这种境地，他还能写些什么呢？无非是叹病嗟老。

总之，白居易的一生思想行事，可以用他自写的墓志铭归结为

三句话：“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这是的的确确的。当然，人是个很矛盾的复合体，有许多看似对立的东西，往往会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白居易的思想行事也是如此，决不能简单地用前半生积极入世，后半生消极避世就可以全面概括的。事实上，他的前半生也有消极思想的流露，后半生也曾出现过思想的闪光点。这是就其大体而言。又如，白居易既说杜甫的诗歌可取的也只有十之三四，表示不十分满意，但是他自己却写了比杜甫更多的可有可无的作品。

三

“诗到元和体变新”(《馀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作为元和时期的重要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正体现了这种变与新。

在唐代的诗坛上，曾出现过两次大的新与变。第一次是在盛唐期。李、杜、王、孟、高、岑诸人，在继承初唐诗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融通汉魏六朝诗人的创作经验，创作了大量的“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诗歌，将唐代诗歌创作推向巅峰，大放异彩。这之后，诗歌创作渐趋萧瑟，虽有元结诸子与大历十才子的苦心努力，但终究才力薄弱，既乏风骨，又遗兴象，路子越走越窄，陷于俗调。这就要求有第二次的新变来改弦易辙，重开新路，从精神与实质上继承盛唐诗风，这就是以韩愈、孟郊的奇险与白居易、元稹的通脱为代表的元和新变。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形成于元和初年，至元和十年写的《与元九书》形成系统。元和初年，他与元稹在长安“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有一篇《采诗》说：“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接着，他在《新乐府序》中提出，诗歌应该“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具体地指出了诗歌的功能与作用，那就是“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

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一段话中的“讽”、“诲”、“劝”、“感”四个字。他的《与元九书》是上述诗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这封信中，他痛感当时“诗道崩坏”的现状，以至于“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也就是说，他是有意要变革诗坛不景气的现状的。而当时或此前的诗坛现状是：元结一流人虽有很好的文学主张，其创作却缺乏感召力；大历十才子虽然创作上有一定成就，但是一部分诗歌的主题却专注于风花雪月，诗风卑弱。针对这一状况，白居易在信中明确提出：一、诗歌应该是现实的反映，而现实需要由诗歌来反映。二、诗歌具有感召人心的力量，因此，创作诗歌应该不忘教化，也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三、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他认为，诗歌的创作，根源于情，归结于义（韩愈称之为道），要用正确生动的语言与美妙的声韵表达出来。四、反对贵古贱今。他还说自己所欣赏的诗歌是“才丽之外，颇近兴讽”的韦应物的歌行以及自己的讽谕诗，至于大众喜爱的《长恨歌》、杂律诗之类，自己反而不以为然。

要之，白居易的诗歌理论虽然大体上是承接《毛诗序》、王充的说法，但他把它们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了，并且在创作上又完美地付诸实践，写下了大量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新诗篇。

白居易诗歌的新，首先表现在内容新。他的诗歌善于抓住社会现实的矛盾焦点，形象地给予反映出来，而且反映奇快，反映的面非常广泛。看到有人在长安大道边起造华丽的住宅供自己享用，他马上就写了《伤宅》诗，诗中问道：“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并讽刺这些人说：“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看到有人贪位恋栈，到七十多岁还不肯退休，他就写了《不致仕》诗进行讥刺：“朝露贵名利，夕阳忧子孙。”看到路边废弃的石碑，他想到那些为官无仁政却要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昏人，写下了《立碑》诗，指出真正的碑是树立在人民心中的。看到御史台的

谏官、翰林院的文学侍臣,终日无所事事,不反映民生疾苦,专事拍马屁,粉饰太平,他就写了《秦吉了》诗,用嘲弄的口吻问秦吉了:“尔竟不为凤凰(代指皇帝)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看到有些人大造坟冢,把坟冢修造得如天宫一般,他作《草茫茫》诗,说:“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看到市面上流行奇装异服,他就写了《时世妆》加以揶揄。在白居易的诗集中,看守离宫的老处女,寒天穿着单衣的卖炭翁,辛勤的织女,为逃兵役自断膀臂的老汉,失意的文士,众多的佛寺,热闹的卖花市场,一面镜子,一块青石,虚假的看似热闹的捕蝗场面,都成了他的诗歌题材,几乎当时社会上每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都在诗中反映到了。他的“闲适诗”、“感伤诗”、“律诗”类中的诗歌,也有写得非常优秀的,即使以政治标准来衡量,也还是有些好作品的。像《暮江吟》、《问刘十九》、《钱塘湖春行》、《大林寺桃花》、《自河南经乱……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宴散》、《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一向为后人所称道,为后世诸家选本所选录。清代的王士祯对白诗多有非议,却独独欣赏白居易的律绝小诗,并非全无见地。

白居易诗歌的新还表现在格调新。在白居易之前,中国诗坛上真正的长篇叙事诗还比较少见。随着中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发展盛行,长篇叙事诗开始在诗坛上出现。它一方面从传奇小说中汲取首尾完整的有很强故事情节的创作手法,运用传奇小说中词藻绚丽铺张的语言,另一方面又借鉴讲经、变文这种通俗易懂的说唱形式,使长篇叙事诗刚在诗坛上露出头角,就展现了它特有的、风姿绰约的、令人激赏倾倒的动人风貌。同时,发轫于齐梁,形成于初唐,成熟于盛唐的律体诗形式,也为中唐的长篇叙事诗提供了最好的载体。整齐划一的七言句式,平仄相间、四句一转韵或八句一转韵、押韵平仄转换的格律等特点,统统被中唐的长篇叙事诗所汲取,形成它读来顺口、易于传唱的优点。所以,当这种故事情节性强的、具有生动艺术感染力的、通俗易懂的、易于歌唱传诵的新颖

长篇叙事诗一出现，马上就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广为流布。白居易则是唐代诗坛上大力做长篇叙事诗的杰出代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所咏的白居易诗，大概就以他的长篇叙事诗为多。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当以《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代表。

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在白居易生活的年代已经广为流传。但是，这流传于人口的李杨故事与正史上记载的是有出入的。人民喜欢将自己的主观意志、主观感情加入进去，使它更加蒙上传奇的色彩。所以尽管白居易的主观意图是想把它写成一首“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劝戒诗，但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传奇的影响，写成了一首传奇体的风情诗。清代的何焯就说此诗“是传奇体，然法度好，风神顿挫”。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也说：“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所谓“本属一体”，可以理解为，白居易、陈鸿等人是借鉴了当时流行的一段讲解一段说唱的变文形式。但是白居易主观上仍希望将惩戒作用寓于诗中，因此这首诗就成了前半段较写实，带有讽刺意味，而后半段则较虚诞，富于浪漫想象意味的矛盾复合体。

《琵琶行》写于元和十一年(816)秋江州司马任上。那时，白居易遭受巨大打击远窜江州已经一年多了，心情苦闷；况当客中送客孤舟月明之夜，更是凄凉寂寞，郁塞久蓄于胸必然会等待时机宣泄。于是，他借了叙写琵琶女的表演、身世，抒发了自己的沦落抑郁之感。全诗分演奏、叙述身世、感叹三段。第一段第一部分是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我们可以从《维摩诘经讲经文》中找到来源，虽然两者渲染烘托的环境气氛不一样，但所用的手法是相似的。又，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中有一段，用流畅通俗的七言歌行描摹一个女子盛衰的不同情况，也可照见琵琶女自叙身世那一段诗的影子。《琵琶行》中写得最精彩的是描摹演奏的那一段，其中大量运用了比喻、铺垫、烘托、虚白等修辞手法，将难以感知的音乐语言用形象的、可以感知触摸的语言表达出来，令人叫绝。《唐宋诗醇》评此诗说：“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其意微以显，其言哀以思，其辞丽以则。《十九首》云：‘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及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与此篇同为千秋绝调。”“微以显”是楚骚，“哀以思”是《诗经》，“丽以则”是辞赋，正说明白居易诗的渊源。

我们读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常能领略到一种琅琅上口的快感，这是白居易这类诗很讲究声韵格律的缘故。以《长恨歌》为例，除了首尾十六句，每八句为一韵之外，其馀四句一转韵的共二十五处，二句一转韵的仅六处。转韵的首句一定押韵，转韵时大都平仄相间（有少数几处是连平或连仄）。这样的声韵格律形式虽然在此前的唐诗中也曾出现过，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王维的《桃源行》、《洛阳女儿行》等诗即是。尤其像《洛阳女儿行》一诗，全诗二十句，四句一转韵，平仄都相间，转韵的首句都押韵。但可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一则前此这样体式的长诗并不多见，二则这些少量的长诗大都以叙事为主，三则这些少量的长诗毕竟还没有十分格律化（《洛阳女儿行》可说是个例外，然而此诗还嫌短些）。只有到了元稹、白居易手中才渐趋规范（但较多限于叙事的长诗）。这种体式到了后代，更加格律化、严整起来。如清代吴梅村的许多长篇歌行，都严格地按此格律形式写作，由此也可见白居易诗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白居易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内容广泛，题材丰富，反映民生疾苦与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恶的作品多而思想意义

深刻，语言通俗平易，声韵铿锵，长篇叙事诗的格律化等等。这些特点对后世的影响是积极的，从王禹偁、欧阳修、苏轼、陆游到清代的吴梅村诸人，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向白诗学习。当然，白居易的诗歌也并非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他的大量闲适诗，就给后世的影响消极一面多于积极一面，明代的公安三袁就专学他这方面的诗歌。尤其是那些五十韵、一百韵的长篇排律，虽说这类诗对了解白居易的生平思想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但毕竟是些斗奇逞才之作，为后人诟病。又如，他将文艺创作与政治的关系拉得太近乎，把文艺仅仅作为政治宣教的工具来看待，现在来看，无论这种政治的内容是什么，都是欠妥当的。文艺创作毕竟有自己的规律，政治、说教不能代替文艺创作。另外，白居易的诗歌虽然平易通俗，但某些作品显得词费，不够精炼，即使是一些名篇也难免此病。清代的诗评家叶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诗文务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传之作正不在多。苏、李数篇，自可千古。后人渐以多为贵，元、白《长庆集》实始滥觞。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皆卓然名作也。”这话虽然说得不够辩证，但用于对白诗阙失的总括，还是可以的。

白居易的文名多为诗名所掩，其实他的文章写得也很好，在当时也很负时誉。《与元九书》中他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就是说他写的一些辞赋与判词在当时是被人们当作范文来学习的。他的《为人上宰相书》、《与元九书》、《草堂记》、《江州司马厅记》、《冷泉亭记》等文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则议论时政，或则谈诗论文，或则记山情水韵，条理清晰，感情深厚，语言则浅切有味，一如其诗。此外白居易还写过一些小令，对于推动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诗人中最好诗名的一位诗人，他曾多次整

理过自己的诗文，又将自己最后编定的诗文集抄了五本，三本分藏于东林(庐山)、禅林(苏州)、胜善(洛阳)诸寺，另两本托付给自己的侄儿龟郎及外孙谈阁童收藏。由于他的努力编辑与收藏，致使他的诗文能够绝大部分被保存下来。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宋绍兴年间刊刻的《白氏文集》本，虽非白居易自编集子的原貌，却是后代比较通行的刊本。我们这次校点，即以此本的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印行)为底本，校以《四部丛刊》影印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白氏长庆集》、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刊本《白氏长庆集》，并以唐宋重要诗文总集及选集参校。遇有明显错讹，则据他本径行改正。为撙节篇幅，概不出校。《白氏文集》中羼入了少量他人的作品(尤其集中在第五十四、五十五卷中)，今仍予保留。底本书前原无详细目录，特为编定。白诗部分诗题很长，今作简化处理。又正文中文集部分每卷前原有目录，因与书前目录重复，今予删除。另外，我们据《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及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补编》等将白居易的一些佚诗佚文作为附录列于书后，以供读者研究参考。我们在校点工作中曾吸取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校点者

1998.4.2

目 录

前言 1

卷一 讽谕一

古调诗五言凡六十四首

贺雨	1
读张籍古乐府	2
哭孔戡	2
凶宅	2
梦仙	3
观刈麦	3
题海图屏风	3
羸骏	4
废琴	4
李都尉古剑	4
云居寺孤桐	4
京兆府新栽莲	5
月夜登阁避暑	5
初授拾遗	5
赠元稹	5
哭刘敦质	6
答友问	6
杂兴三首	6
宿紫阁山北村	7

读汉书	7
赠樊著作	7
蜀路石妇	7
折剑头	8
登乐游园望	8
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	8
感鹤	8
春雪	9
高仆射	9
白牡丹	9
赠内	10
寄唐生	10
伤唐衡二首	10
问友	11
悲哉行	11
紫藤	11
放鹰	12
慈乌夜啼	12
燕诗示刘叟	12
采地黄者	13
初入太行路	13
邓鲂张彻落第	13
送王处士	13

村居苦寒	13
纳粟	14
薛中丞	14
秋池二首	14
夏旱	14
谕友	15
丘中有一士	15
新制布裘	15
杏园中枣树	15
虾蟆	16
寄隐者	16
放鱼	16
文柏床	17
浔阳三题 并序	17
庐山桂	17
溢浦竹	17
东林寺白莲	17
大水	18

卷二 讽谕二

古调诗五言凡五十八首

续古诗十首	19
秦中吟十首 并序	20
议婚	20
重赋	21
伤宅	21
伤友	21
不致仕	22
立碑	22
轻肥	22
五弦	22

歌舞	23
买花	23
赠友五首 并序	23
寓意诗五首	24
读史五首	25
和答诗十首 并序	26
和思归乐	27
和阳城驿	27
答桐花	28
和大觜乌	29
答四皓庙	29
和雉媒	30
和松树	30
答箭镞	31
和古社	31
和分水岭	31
有木诗八首 并序	32
叹鲁二首	33
反鲍明远白头吟	33
青冢	34
杂感	34

卷三 讽谕三

凡二十首

新乐府 并序	35
七德舞	37
法曲歌	37
二王后	38
海漫漫	38
立部伎	38
华原磬	39

上阳白发人	39
胡旋女	40
新丰折臂翁	40
太行路	41
司天台	41
捕蝗	41
昆明春水满	42
城盐州	42
道州民	43
驯犀	43
五弦弹	43
蛮子朝	44
骠国乐	44
缚戎人	45

卷四 讽谕四

凡三十首

新乐府	46
骊宫高	46
百炼镜	46
青石	47
两朱阁	47
西凉伎	47
八骏图	48
涧底松	48
牡丹芳	48
红线毯	49
杜陵叟	49
缭绫	50
卖炭翁	50
母别子	50

阴山道	51
时世妆	51
李夫人	51
陵园妾	52
盐商妇	52
杏为梁	52
井底引银瓶	53
官牛	53
紫毫笔	53
隋堤柳	54
草茫茫	54
古冢狐	54
黑潭龙	55
天可度	55
秦吉了	55
鶗九剑	55
采诗官	56

卷五 闲适一

古调诗凡五十三首

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时为校	
书郎	57
答元八宗简同游曲江后明日	
见赠	57
感时	58
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	
玩月	58
永崇里观居	58
早送举人入试	59
招王质夫	59
祇役骆口因与王质夫同游秋山	